



祖国的儿子

(独幕话剧选)



1234.7/

(独幕话剧选)

祖国的儿子

万 川 沈冠祺 崔 哲 陆永昌

广州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762000

(独幕话剧选)

祖 国 的 儿 子

万 川 沈冠祺 崔 哲 陆永昌

广州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77,000字
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册

书号 10111·1223 定价 0.30元

DL 96/32

目 录

北仑河畔·····	沈冠祺 (1)
祖国的儿子·····	万 川 (33)
战地红花·····	崔 哲 (71)
撤军之前·····	陆永昌 (97)



北 仑 河 畔

沈 冠 棋

人 物 阿 公 越南人，被迫退休的干部。

外 婆 中国人，阿公的亲家母。

阿 昌 阿公的儿子，越军工兵连副连长。

凤 莲 阿昌的妻子，华侨。

阿 莉 阿昌的妹妹，曾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摩登女郎。

安 东 苏联人，阿莉的情夫。

吴屯长 越南某公安屯中尉屯长。

〔故事发生在北仑河畔越南境内的一个小市镇里。

〔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。正是黎笋赴莫斯科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“友好条约”之际。

〔阿公的家。这是越南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，布置得半洋半土。左边是苏式的茶几、沙发，墙上贴着半裸体女人的招贴画；右边是中国式的桌椅、板凳，墙上挂着阿昌和凤莲结婚时的照片，还有一顶很有特色的越南帽。门上贴着汉字对联：“和气添百福，平安值千金”。

〔幕启：清晨，天色灰暗。凤莲端着几块番薯，从厨房里走出，抹好饭桌，见阿公还没回来，便顺手放下番薯，又从墙上取下一件小孩衣服，缝了几针；

一只小弹弓从小口袋里掉了下来，她拣起弹弓，拉了一拉，更引起了对儿子和丈夫的思念……

〔屋外传来一阵破锣声、吼叫声：“紧急通知，大家注意，竹签、地雷，今日交齐……”〕

〔锣声渐远。阿公默默地推门进屋。〕

凤 莲 （自语地）唉，真不明白，要这么多竹签、地雷干什么？

阿 公 不是说要打仗嘛！

凤 莲 噢，爹，您回来了！出境证办好了没有？

阿 公 办个鬼哟，我们这边封关了！唉，真是小孩的脸，六月的天——说变就变。昨天还是“同志加兄弟”，如今却成了“头号敌人”！……

凤 莲 怎么啦？

阿 公 公安屯连北仑河上的友谊大桥，都用铁丝网给堵死了！

凤 莲 封了关，那小龙就接不回来了！……一条北仑河把亲骨肉分离在两地……

阿 公 这事都怪我！他外婆一来就说，要把小龙接过去玩几天、玩几天，我就把他送过去了……没想到这一封关，你出不去，他回不来……

凤 莲 唉！

阿 公 （安慰地）不管怎么说，他在那边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都比我们这边好，这个我倒放心。快吃饭吧。

凤 莲 我不想吃。爹，最叫我担心的是阿昌……他现在还

在柬埔寨战场上……，俗话说：“猎狗终归山上丧，将军也难免阵中亡”，何况他只是个副连长……

阿 公 唉！当差的就是这样，吃国家粮，听国家令，这有什么办法！

凤 莲 过去，打的是帝国主义、反动派，就是死了，也光荣！可如今，打的是柬埔寨，赢了不光彩，要是死了……也就白死！（潸然泪下）

阿 公 凤莲，你怎么尽想些不吉利的事？

凤 莲 他好久没来信了。这几天，我的右眼老在跳，听人家说，这是不祥的预兆。昨晚，我还做了个梦，梦见半夜里有人使劲地敲门，我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公安屯的吴屯长，他手里捧着阿昌的遗物，向我报丧来了……

阿 公 凤莲！梦是心头想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吃饭吧，啊？梦终究是梦，它不会是真的……

〔急促的敲门声：“开门！开门……”〕

凤 莲 （惊恐地）谁？

〔人声：我，公安屯的！〕

凤 莲 吴屯长？他来干什么？

〔阿公示意凤莲去拿刀削竹签，然后去开门。〕

〔吴屯长穿制服、背手枪上。〕

屯 长 （试探地）阿昌在家吗？

阿 公 （莫名其妙）没有啊……

屯 长 他上哪里去了？

阿 公 不是在柬埔寨打仗嘛……

屯 长 （有所指地）没回来过？

阿 公 没有啊，好几年没回家啦！

屯 长 哦！（四处观察）

阿 公 （更不解其意）吴屯长，有事吗？

屯 长 哦，没啥事。听说您光荣退休了，特意来看看。

（不请自坐）

阿 公 那就多谢了！

屯 长 顺便通知一下：从今天起，我们公安屯有三个弟兄，
要在你们家派饭。

阿 公 派饭？

屯 长 对，就是在这儿吃，在这儿住。（叼上烟，翘起腿）
要求倒不高：一、要吃大米饭；二、要有酒有肉；
三、……（瞥了风莲一眼）要有人陪喝酒……

阿 公 这……

屯 长 这是上头的规定！人民公安人民养嘛。

阿 公 我们可养不起！

屯 长 怎么？

阿 公 我们一个月只有六公斤的口粮，连熬稀粥都不够，
你看看，天天吃番薯。

屯 长 哼！（对着风莲）都他妈的怪你们中国，如今钱不
给了，大米也不援助了，害得我们啥也没有，要吃的
没吃的，要用的没用的，连公安屯也只能每年领

八个月的粮食。连我这个堂堂中尉，一个月的薪金还买不了三斤猪肉！

凤 莲 黎笋书记不是说了吗？十年以后，每个家庭都要有电冰箱。

阿 公 电冰箱？只能放石头！

屯 长 （欲怒又止，嘻皮笑脸地）要是能象你们家那位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摩登女郎那样，整天陪着苏联老大哥进进出出，吃喝玩乐，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

〔阿公讨厌地吹了一下烟灰。〕

屯 长 （突然质问）大白天的，你们为什么还关着门？！

阿 公 哎，你们公安屯不是贴出了告示，宣布了三条禁令吗？……

屯 长 唔？

阿 公 早上七点钟以前不许出门，晚上八点钟以后不许点灯……

屯 长 那是专门对华侨说的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要决心消除隐患，把中国人都他妈的统统赶走！

凤 莲 吴屯长，别忘了，我也是个华侨。

屯 长 你？哈哈……凤莲，谁不知道你呀？你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，纺织能手，又是正规部队中尉副连长的夫人，对你，当然是例外罗……

凤 莲 例外？可分摊任务的时候并不例外，别人只要交三百根竹签、两个地雷，而我这个华侨要加倍！

屯 长 这是上级的规定。凤莲，你的国籍问题考虑得怎么

样了？

凤 莲 国籍？

屯 长 （掏出一张纸）你填个表。只要你加入了越南籍，一切问题都好办了。

凤 莲 我还没拿定主意。

屯 长 为什么？

凤 莲 我要等阿昌回来，该和他商量商量。

屯 长 阿昌？……好吧，那我正式通知你：三天之内，必须搬到新经济区去，否则，后果自负！

阿 公 吴屯长，这……

屯 长 这是净化区，边防要地，不得有外人！

阿 公 外人？吴屯长，咱们说话得凭良心！她的爸爸，是个参加越南革命三十多年的老华侨、老干部。四七年，在游击区救过胡主席的命；五四年，在奠边府战斗中流过血，立过功，解放南方的时候……

屯 长 （打断）你别为他辩护了！她的爸爸是个中国特务，早就被我们关起来了！

凤 莲 那是诬陷！

屯 长 哼！你有胆量就到河内申诉去！

阿 公 不管怎么说，她现在还是个现役军官的家属！

屯 长 现役军官？（又是一许，以探虚实）你的儿子……是个叛徒！

阿 公 什么？你……你再说一遍！

屯 长 我们公安屯有人发现，你的儿子黄炳昌，在战场上

临阵脱逃，昨天夜里十二点钟，他带着几个人，偷偷地渡过北仑河，妄图叛国投敌，在北仑岛一带，被中国军队打死了！（观察对方的反应）

凤 莲 （大惊失色）啊？

阿 公 不，不可能，是你瞎编的！

屯 长 哼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！（掏出一张拘留证）喏，这是我们公安屯的拘留证。请吧，跟我到公安屯去一趟！

阿 公 我的天哪！

凤 莲 爹！（抱阿公大哭）

屯 长 还哭！知情不报，罪加一等！老头儿，监仓里床位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走吧！

凤 莲 （拦住）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凭什么抓我的阿爹？！

屯 长 他是个危险分子！前不久，给那位当特务的老亲家辩护、翻案，被罢了官，还不接受教训，如今又唆使儿子临阵脱逃，叛国投敌！

阿 公 你！……

屯 长 哼，黄炳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！快走！（推阿公出门）

凤 莲 爹！（欲追出门）

屯 长 你在家等着，回头我还要在你们家派饭呢！走！（推阿公下）

凤 莲 爹！（追至门口，目送阿公，片刻缓步走至墙边，

取下结婚时的照片，凝视片刻，禁不住痛哭）阿昌哥！……

〔稍顷，黄炳昌穿军装，佩带上尉军衔推门而入。

阿 昌 风莲！

风 莲 （一惊）谁？

阿 昌 是我呀……

风 莲 你……你是谁？……

阿 昌 阿莲！……你怎么啦？我是你的阿昌啊！

风 莲 啊？！（清醒，扑上前）阿昌哥！……

阿 昌 （抚摩着风莲，温存地）莲，我亲爱的……

风 莲 阿昌哥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

阿 昌 不，不是梦！……你的阿昌，确确实实是回到你身边来了。

风 莲 阿昌哥，你叫我想得好苦啊！

阿 昌 莲，我也舍不得你啊！

风 莲 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是逃跑，还是负了伤？刚才……

阿 昌 别瞎猜！莲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在柬埔寨打了两个胜仗，已经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了，你祝贺我吧！

风 莲 不！阿昌哥，答应我，脱掉这身老虎皮吧！不要再去打仗了……

阿 昌 怎么啦？你不是一向支持我去打仗的嘛？

风 莲 那是过去。如今，打这样的仗，不光彩！

阿 昌 风莲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！建立“印支联邦”，帮助落后民族发达起来，这有什么不光彩的？再说，

我去柬埔寨打仗，也是为了你呀！

凤 莲 为了我？

阿 昌 这些年来，就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华侨老婆，别人瞧不起我，上级不信任我，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，混来混去还是个副连长！我心想，和中国人沾亲带故就不革命哪？！谁是英雄好汉，到战场去比比看！

凤 莲 这样的英雄不当也罢。阿昌，你还是回来吧，啊？免得我在家里担惊受怕……

阿 昌 你呀！……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再也不去了，就在身边守着你，高兴吗？

凤 莲 高兴……（递上椰子水）

阿 昌 不过，你得加入越南籍。（饮水）

凤 莲 只要你不打仗，我听你的。

阿 昌 莲，我们的小龙呢？他身体好吧？

凤 莲 好，挺结实的，长得越来越象你了。

阿 昌 他还没起床？小龙！（欲进内室）

凤 莲 他不在家。

阿 昌 噢？上哪儿去了？

凤 莲 跟外婆到那边玩去了……

阿 昌 什么？（不满地）你真糊涂，怎么能让小龙到那边去呢？……这一过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！

凤 莲 怎么？

阿 昌 难道你不知道？越南和中国，总有一天要打起来……

凤 莲 为什么？

阿 昌 哦，你别问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凤 莲 不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不相信……

阿 昌 好啦好啦，我刚回来，不要吵嘴，我肚子饿了，先弄点吃的吧。

凤 莲 （呆呆地）我不相信，不管怎么说……

阿 昌 我肚子饿了，这不假吧？

凤 莲 噢，我把妈妈前几天送来的鸡杀了，给你补养补养。（进厨房）

阿 昌 哎，阿爹呢？

凤 莲 （内应）刚才让公安屯的吴屯长给带走了。

阿 昌 为什么？

凤 莲 （系围裙出）吴屯长说，你在战场上临阵脱逃，还企图叛国投敌，在北仑岛一带被中国军队打死了……

阿 昌 噢？（自语地）难道说，有人发现了我昨晚的行踪？……

凤 莲 阿昌，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阿 昌 哦，没什么……

凤 莲 不，阿昌，你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！

阿 昌 哎呀，快去做饭吧！

凤 莲 你！唉……（不高兴地进厨房）

〔吴屯长持手枪上。〕

屯 长 （故作姿态）黄副连长，回来了……？

阿 昌 回来了，请坐吧。

电 长 西南战场上正在吃紧，你跑回来干什么？

阿 昌 休假。

电 长 休假？你打算到哪里去休？是想在中国，还是在美国？

阿 昌 吴屯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电 长 什么意思？鸡吃萤火虫，你心知肚明！

阿 昌 神经病！

电 长 别装蒜了！我问你，昨天晚上十二点，你偷渡北仑河，跑到北仑岛去干什么？是想叛国投敌，还是出卖情报？

阿 昌 （傲慢地）我的事，你管不着。

电 长 管不着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公安屯是干什么吃的！党、政、军、民，我们都能管！

阿 昌 （不屑一理地）哼！……

电 长 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盯了你很久了！你从小吃中国人的乳汁长大，还娶了个华侨老婆，老岳父又是被我们关押的中国特务，你骨子里充满了反苏亲华的毒素。果不然，你今天原形毕露，终于让我逮住了！走吧，跟我到公安屯去一趟！

阿 昌 吴屯长，套用中国一句俗话，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识自家人。

电 长 谁跟你是自家人！连说话都带中国腔……你他妈的是条中国走狗！

阿 昌 哼！秃子不要骂和尚，脱了帽子都一样！

屯 长 怎么？

阿 昌 每逢过年过节，是谁整天跑到那边去混饭吃、要酒喝，连吃带拿的，还死不要脸地要跟人家拜兄弟、认干娘……

屯 长 那是过去！过去的事，我全忘了！

阿 昌 中国人给你的好处，我不会全忘的。

屯 长 什么意思？

阿 昌 我问你，从北仑桥上运过来的援越物资，你究竟贪污了多少？说！

屯 长 你无权审问我！（恼羞成怒）你他妈的再顽固，我毙了你！（举枪）

阿 昌 你敢！（也掏枪）老子也不是吃素的！

〔二人持枪对峙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这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、刹车声。阿莉和安东·包塞尔斯基手挽手上。〕

阿 莉 （见状一惊）啊？！

安 东 怎么回事？把枪放下，都放下……

阿 莉 哥哥！

阿 昌 （立正，敬礼）包塞尔斯基同志！

安 东 啊！（主动上前握手）你好，阿昌同志！吴屯长，你这是……？

屯 长 噢，他是个逃兵，在战场上临阵脱逃，还企图叛国投敌……

阿 莉 放肆！